

書訊

《賴名湯日記》簡介

賴名湯將軍（1910-1984），字曉庵，江西石城人。中央航空學校第二期畢業，後再考入美國指揮參謀大學研習，歸國後出任駐英大使館武官，任滿時值政府遷臺，未及返鄉，即自英返臺，先後任空軍總部情報署長、國防部第二廳長、參謀次長、副參謀總長等職。1963年出任聯勤總司令，晉升二級上將。又於1967年調任空軍總司令，1970年陞為參謀總長晉一級上將。參與國軍整軍備戰，影響重大。卸下軍職後，又出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多次出國訪問，襄助中樞增進實質外交，亦有重大貢獻。

1994年國史館出版賴啓訪問紀錄之《賴名湯先生訪談錄》兩冊，對其一生經歷與事功有完整紀錄。筆者曾因編撰或研究之需，參閱訪談錄中賴名湯口述其1954年奉派交涉接運韓戰期間滯留韓國的14,000名反共義士歸國任務之經過；也曾參考訪談錄所述「一項沒有實施的反攻大陸計畫」，提及國光作業室成立及反攻計畫推動；也參考了因共、緬聯軍發動江拉之役，緬北游擊隊先撤寮境，後又因緬甸向聯合國控拆，最後被迫撤返臺灣的「春曉計畫」執行經過，均認為這些口述史料在史學研究用途上實彌足珍貴。

訪談錄雖然完整敘述賴名湯一生功業，依其職務，詳談當時經歷，內容可謂十分詳盡，層次分明，但要進一步探討部分關鍵的時間點或事件轉折時，仍顯得有些不足，當時直覺遺憾，心想如果留有日記，或可彌補

此一缺憾。2011年11月，訪談錄進行再版時，欣聞賴將軍家屬將其1951年至1984年之日記21冊、記事本126冊交給國史館典藏。更於去年，獲知家屬有意出版賴將軍1963年至1976年日記，並忝為編輯小組成員之一，獲賴將軍的公子賴世聲先生熱心協助之下，進行《賴名湯日記》三冊的出版，本年先完成兩冊，第1冊1963至1966年日記，及第2冊1967年至1971年日記。

賴將軍現存日記始自1963年至1984年，共計21本，是使用當時通行的年度日記本，每年度一本，除了每日日記外，還有本年度大事表、本月或本星期反省錄、本月或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等欄目。賴將軍日記逐日記事，相當完整，很少闕漏，年度大事表及每日記事都十分周詳，每則幾乎寫滿八成版面以上，滿版或超出更是常事，通常在提要欄寫上簡單而省目的標題，頗具畫龍點睛之效，再進一步詳述內容，段落分明，文筆相當流暢。他習慣在每年年度之始，於日記卷首題一些勵志語或祈禱詞。對反省錄或預定工作課目，則簡略記事，或以條目分述。

賴將軍的日記保存十分完好，字跡亦稱清晰，但因他字體的特有風格，又在快速書寫之下，頗多難以辨認之處。擬定日記出版計畫後，如何進行送廠打字並嚴格校對，成為編輯小組的一大挑戰，除了校對次數之多外，又常進行日記前後字跡比對，或費心苦思，相互討論，反覆琢磨，賴世聲先生

亦協助認字，雖然花了很多時間精力，進行校對，但偶爾也有福至心靈、豁然開朗的欣喜。

除了費心於辨認字跡外，編輯小組另一項挑戰是訂補人名。因為日記為私領域的文本，記主通常依其平常稱謂，信手拈來，往往只有姓加職銜，或只敘其名或字號，但為了研究及閱讀方便，編輯小組又得不辭辛苦，詳細比對訪談錄，或找尋許多工具書或資料庫，但因有關軍方的參考資料確實嚴重不足，因此許多人名仍無法查考出來。外國人之英文全名之查考亦有類似情況，都有待來日繼續訂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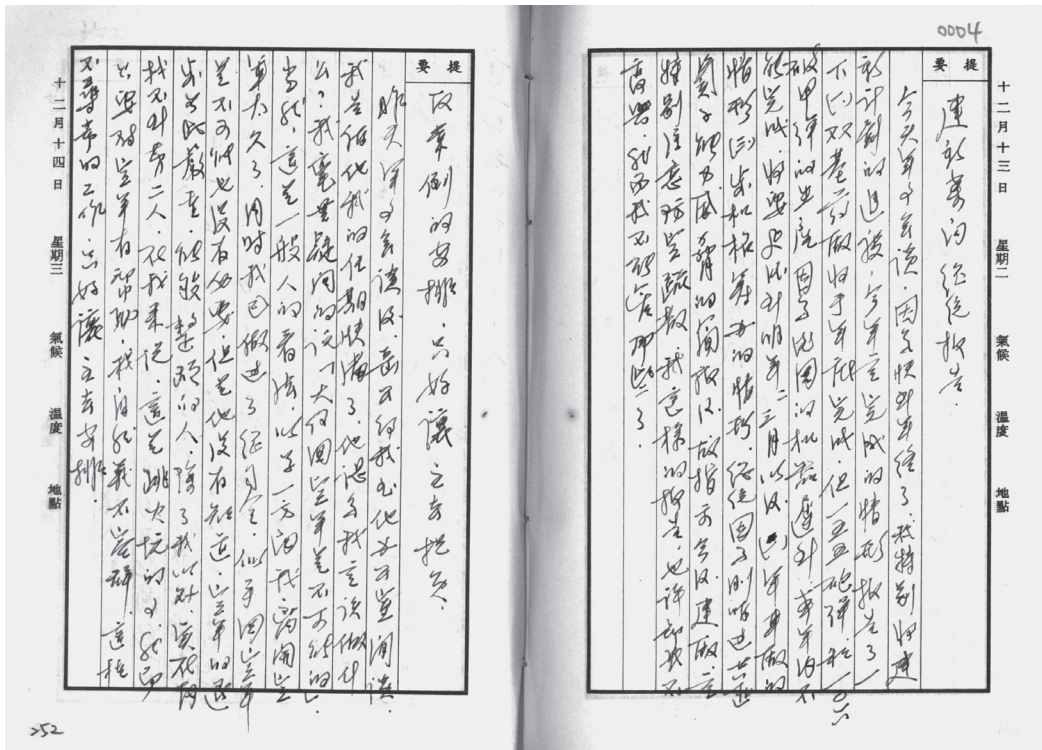
但是不論如何，經過重新打字排版及編輯小組的精校精編，即將出版的《賴名湯日記》第1、2冊，已經較原來的日記原件，在使用及閱讀上均便利不少。日記的記事既豐富且精采，對1960至1970年代前後的社會轉變、兩岸情勢嚴峻、國內外時事、軍事決策或軍方內部情形等都有談到，提到的人物以蔣中正、經國父子最為重要，兩人與賴名湯的互動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包括黨務、政治、外交、軍方的各階層的中外人士，亦不乏值得探究之人物。對賴將軍個人的健康、信仰、家庭或休閒娛樂也都有不少的記錄，在日常生活史研究盛行的今天，這麼豐富的心靈祈禱、高爾夫運動、戲劇電影娛樂等也都提供了將官生活的多元樣貌。以下僅就其從副參謀總長升為聯勤總司令，再升為空軍總司令至參謀總長期間的升遷經

歷、任職情形、改革的成就與貢獻及始終奉為個人使命的反攻大陸政策等日記相關內容簡介如下：

(一) 軍職生涯，屢現奇蹟：學經歷豐富、為人平實、腳踏實地、認真努力的賴名湯向來極得長官賞識，因此一路升遷，相當順遂，但在擔任聯勤總司令、空軍總司令及空軍總司令任滿後至參謀總長的升遷過程中，卻波折不斷。

在擔任副參謀總長期間，首先傳聞他將

外派為駐泰國大使或菲律賓大使，尤其駐泰大使公文已由總統批定，新聞也都報導出來，然而不甘於在反攻還沒實現之前就被迫離開軍職，他曾找機會向蔣中正表明自己的志願是回到空軍，但沒有得答案，轉戰外交似乎已成定局，賴名湯也決定接受現實，調整心態，期許此項改變為「軍事事業的結束，是政治事業的開始」，但至命令發布時卻峰迴路轉，原定的使泰任務作罷，差強人意，改任聯勤總司令。



賴名湯 1966 年 12 月 13、14 日日記手稿

又眾所週知，出身空軍的賴名湯最盼望的是能回到空軍服務，但眼前的阻礙卻不少，首先是因蔣經國支持徐煥昇，但賴名湯認為空軍積習已深，內部紛亂，亟需整頓改革，捨我其誰？但離開空軍已長達 17 年，這個願望很不被看好，賴將軍也做過努力，力圖挽回，曾懇切的告訴總統：「回空軍服務是我唯一的志願，也是我可以報答總統的一條最有效路。」在與國防部長蔣經國交談時，也表明願意「跳火坑」，回去整頓空軍的理想。但兩人都要他繼續留任，也是在最後一刻，蔣經國來告訴他，總統已決定讓他回到空軍。

1968 年 11 月 7 日，賴將軍開始思考空軍總司令任滿後應該做什麼呢？「退休？太早；做大使？非我所願；當總長？也不是我最願意的。最好是讓我當國防部長，我相信對國軍一定會有大的幫助」。但是決定人事權的蔣中正和蔣經國不見得會選他，所以要讓這個理想能實現，大概只有靠主的顯現奇蹟了！賴名湯相當清楚，表面上總統仍大權在握，實際上權責已移轉到蔣經國身上了。一向認為蔣經國對他不夠了解的賴名湯，對自己的下一階段的任職也充滿了未知。

空軍總司令任期即將屆滿的 6 月 16 日，先傳來國防部長蔣經國升任行政院副院長。而賴名湯心裡明白，國防部長一職已輪不到他了，更甚的是在 19 日他生日當天，中共方面正式宣布上月 26 日，由黃天明、

朱京蓉駕駛的 T-33 教練機已向中共投誠。事件的嚴重性，幾乎抹煞兩年來他在空軍總司令的苦心與貢獻。所幸最後確定該機只是迷航後被中共說服投誠的，而 27 日國防部要他連任空軍總司令一年的命令也下來了，只能無奈的接受這項「最壞中最好的案」。

1970 年空軍總司令連任一年期滿，賴名湯升任參謀總長，但未如往例獲得升級，仍然為二級上將，「不知是何道理？我只能忍耐，不出一聲為妙」。然而也是很高興的結束空軍總司令職務，升任參謀總長新職。

多次的軍職生涯轉換，呈現的波折不斷，及心理的跌宕起伏，在賴名湯日記及家屬提供的賴夫人孫德芳日記中，均有不少精采紀事，可以相互映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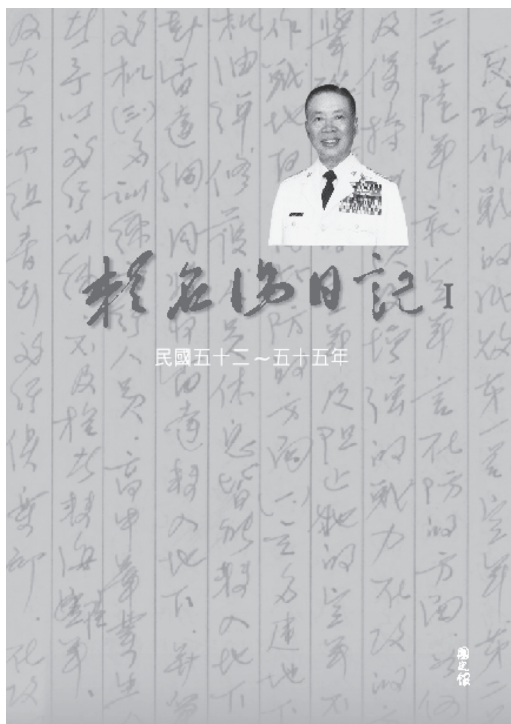
(二) 愛護部屬，重視領導統御：賴將軍常說「人生如同作戲」，須恰如其分，發揮角色功能。也就是說，做幕僚時要像幕僚，做主官時要像主官。因此以主官身分視察時，他要幫助各單位解決問題，並且對於政策推動加以輔助。所以就任聯勤總司令、空軍總司令或參謀總長，賴將軍首先會巡視各單位或工廠，了解各部門應負之責或可以改進之處，並積極予以勉勵，希望鼓舞各部士氣，將每項工作做得更好，使每個單位都能充分發揮其業務之成效。

對部屬他要求賞罰分明，亦嚴加考核，員工有優秀的表現，他不吝誇獎，有錯亦加以懲處。日記可以看到他對總務處處長劉鑫鑣極為肯定，1964 年 4 月 29 日，讚賞劉鑫

鏢「真是非常的忙，一切也做得很好，這是我最得力的人，真是幸運」。對推動「建新案」有功的呂則仁也一再誇獎，1965年7月19日說他「對於籌建新廠很有貢獻」，稱道呂「一切都能照計畫採購，實在不容易，而且沒有超過預算」。

另外擔任總司令，他也講求授權，但3月18日，為了南勢角的房子建造不夠理想，引起軍眷遺族們的指斥和批評，因為此案已授權副總司令麻清江主持，賴名湯檢討此事，對麻清江予以責備，並檢討授權的實質，「覺得中國實在危險，所謂高、中級幹部都是如此，國家怎樣還會有救呢？我應該徹查責任，否則無以對國家和大眾」。

1966年調任空軍總司令後，也重視與部屬的接觸，巡視各單位，強調要對人以誠，做事以實，一方便面先對各單位進行了解，並勉勵他們持空軍傳統，為他們加油打氣。例如11日到高砲司令部及警衛旅巡視，認為「營房實在太壞，希望今後我能想點辦法有所改善」。15日，得到的心得是「刀鋒最利的車床，才能造成最精緻的產品」，我們的要求一定要嚴格，否則不可能有好的單位或部隊，對治理空軍，決定平靜的進入狀況，不要求急功。強調最重要的是得到全軍同仁的信心，同時讓他們安心的去各自求改進，使每一個人都知道不必鑽營，我是公正無私，是來改造空軍的。因用心對待所屬，也能得到部屬的擁戴，而有極佳的工作表現。



《賴名湯日記》第1冊封面

（三）重視成效，積極改革：1963年7月6日，就任聯勤總司令不久，認為「聯勤的一切遠不如國防部，要整頓實在需要耐心，也許他們會覺得我求改進的心太切，我想也許要慢一點去推動比較好，免得引起反感」。任滿兩年，他又思考「今後如何做，實在應詳細的研究，我初步想：1. 擴大生產能力；2. 加強研究發展；3. 建立生產技術人員的制度；4. 盡量節約人力；5. 將軍眷問題逐漸轉移社會；6. 調整高級人事；7. 擴

大聯勤面」。

他認為不應停滯於如同農業社會的製造技術，而是要開始著手先進的兵工研發，如設立兵工研究院的話，應該朝飛彈、火箭及原子發展，然後就人才、設備、經費三方面如何充實、加強提出意見，使我國今後國防科學以聯勤為中心。他擔心中共在原子能的發展對臺不利，為領先中共發展，賴將軍亦有心推動，1963年10月2日他接見美國華裔原子專家張厚群，要他提出原子彈製造計畫，準備向總統建議，由聯勤承擔這個任務。計畫提出後，因涉及敏感問題，茲事體大，賴將軍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由蔣經國將計畫轉呈總統，但蔣經國拒絕了，要賴將軍親呈總統，但賴將軍認為不妥，決定不呈。這項決定，讓臺灣的原子研發良機延滯，當時賴名湯在日記裡也很遺憾的說：「由於這一決定，也許就耽誤了中國原子發展的前途，是殃是福，很難判斷。」

他又注意到火砲彈藥明顯生產不足，一有戰事發生，必造成貽誤戎機的嚴重後果，決定提出引信廠和軋銅廠與TNT廠的建廠計畫，稱為「建新案」，希望完成一個製造彈藥的體系，譽之為「中國武器史上最新的一頁」開始了。也隨即分頭進行建廠，在獲得國防部全力支援及聯勤人員努力下，三廠都在很短的時間內竣工與開始生產，自建兵工廠的完成，讓聯勤官兵員工信心大增、士氣大振。因此賴將軍也在日記中說：「這是我的貢獻，總算到聯勤以後多少為國家做了

一點小事」。

總結他在聯勤的成績，於日記1967年6月反省錄云：「在聯勤四年最後的一天度過了，我在聯勤，自己覺得有很多的成就。不論在兵工生產方面、業務的發展方面、內部風氣改革、行政效率的提高，以及改善官兵員工的生活、福利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對於改革成效，頗感滿意。

出任空軍總司令，賴將軍也先至各單位、各部門進行巡視，找出缺點，指示應改進之處，例如1967年7月6日，他到作戰署巡視，指示成立作戰研究小組，專對如何對中共空軍的第一擊摧毀，做詳細的研究，然後專對此研究，做成任務訓練的方案，再確實的去訓練、去準備，另外也對如何保持持續的戰力進行研究。他說：「這將是我對空軍的大改革，也是大建樹。」

他也立刻關注到飛機自製問題，為了空軍軍機的需求，也為了航空業的發展，他決定先派一小組至美接洽，希望爭取與美方技術合作，先做直升機，等直升機生產達到一個水準後，再繼續發展各型飛機。在日記中，賴將軍為了推動直升機案，派小組至歐美考察，決定製造的類型，又開始與美方人員聯繫交涉，甚至親自訪美，向美國國防部主管軍援人員當面提出合作案，這些交涉的波折與細節在日記中都有記載。

一回到空軍，賴名湯即提出「空軍事業從頭做起」，強調精神、信心、團結、創造歷史。希望空軍能隨時保持備戰狀態，在巡

視各單位時，常以「無預警」、「不先通知」的方式，進行巡視。對軍機經常失事，造成人員的傷亡及飛機的損失尤感痛心，召開飛行失事檢討會，希望能夠了解如何防備，期待能產生一點效果。後又決定每月有一次飛行安全週，提醒各部隊對於有關飛行安全的項目都必須澈底檢查，目的是減少失事率。

全心投入空軍的各項改革，在擔任空軍總司令任內三年，每年在日記的反省錄他都會逐一的總結各項改革成績。以1968年年底反省錄為例，他認為改革成效達十三項之多，也檢討尚需加強之處五項。十分自豪的說：「這一年的確是空軍的革新年、創造年和榮譽年，然而一般的成就都是行政的、精神的、後勤的、教育和訓練的，沒有作戰的，我的幾項希望大部都沒有實現，然而我深深的相信，明年一定會實現的。」

(四) 了解反攻的困難，希望早日完成反攻大陸：早在國防部參謀次長和副參謀總長任內，賴將軍即多次參與各項反攻計畫與準備，亦曾參與1961年國光作業室的成立，對反攻計畫一度積極準備施行，有清楚的認知，但對反攻大陸進行的困難處，亦較一般人有更深切的了解。在1963年4月的日記中提到好久沒去國光的辦公地一大埔，責備自己「實在不像話」，以後要每月去一次。但從這裡也可看出，隨著反攻時機的消逝，反攻準備行動也逐漸鬆懈。

美方一直反對政府反攻，蔣中正也因

此一直推遲反攻大陸的進程。5月2日日記中，賴將軍提到蔣曾氣憤得表示：「反攻大陸決不能得到美方同意，她曾出賣古巴、寮國等，所以我們決不能信賴美國，如果要待美國同意才反攻，那只有在臺灣等死。」賴名湯覺得「他這語重心長，真使我感動」。卻仍然認為：「我們反攻的主要條件固然是在我們自身，但大陸的狀況和美國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但也認定「我反攻的任務比任何事難，但是我們有信心，一定會成功。」他對蔣中正的反攻大陸政策，是衷心擁護的，也不想錯過，曾說：「在這反攻的前夕，離開是我終生的遺憾。」願意在蔣進行反攻時，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其在我」，支持這項行動。

大陸形勢的變化，蔣有反攻之意，但賴名湯認為「一定要加以外力，何況反共大業，沒有適當的犧牲是不成的，要想創造歷史，流芳百世，唯有準備犧牲，最大的成功，必須經過最大困難和最大的犧牲。俗語說，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但也沒有天上落下來的成功。信心重於一切。」但是無論如何，他對蔣中正的信心、毅力、堅定，深為敬佩。

11月蔣經國銜命訪美，目的是爭取美方對反攻的支援，返臺後提到美方「願與我共同磋商大陸突擊計畫和行動」及美國「目前不願作戰」的態度。顯示美國仍是極有限度的援助，實無助於反攻的完成。但日記此項內容顯示，蔣中正試圖突破任何反攻大陸

障礙的決心。

反攻遲延，對臺灣有愈來愈不利之勢，1964年1月初賴名湯在反省錄寫了「據說美國在高倡『兩個中國』，我們如果我們再不反攻，這也是遲早必走的途徑。」他認同蔣中正「『兩個中國』就是共匪『一個中國』，我必被消滅；如我能反攻大陸，自然『兩個中國』不存在矣」的觀點。憂心的說：「我們離開大陸太久了，應該早點回去了，否則長大了的大陸青年將拿我們當外人看。」反攻大陸固然艱難，但若危及國家生存的話，仍須趕緊進行。

8月，美國和北越正式衝突，如果戰事擴大，似乎又是一次反攻大陸的時機，賴名湯認為美國應趁此機會，攻擊北越和中國大陸，如果將中共摧毀了，世界共黨為害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半。10月，中共在新疆舉行原子試爆，對臺灣的局勢將很不利，為了安定軍心，也為了消滅原子威脅，又形成了一波反攻大陸熱潮。

1965年初，跡象顯示蔣中正又想試探反攻大陸，賴名湯於1月2日日記說：「總統是一位賢明偉大的人，這樣事關國家命運的事，他一定會慎重的考慮。主阿！我們在臺灣實在太久了，我們應該儘早反攻大陸，求祢給我們信心，信心才是人類真正的能力。」贊成蔣的反攻行動。7月5日，蔣經國來找賴將軍，表示：「總統已決定七月底以前，要完成一切的準備。尤其對於：1. 彈藥生產；2. 糧服生產；3. 防空疏散要特別

注意，留守業務也要有準備。」賴名湯相信「總統是決定要動了。主阿！為了大陸的同胞，動是對的，但一定要得到美方的協助，否則靠我們自己，是不能充分支援的。」7月20日就是蔣確定反攻與否的期限了，賴名湯推測：「如果美國不支援的話，我們自己只能打四天，而海軍的力量更是有限，所以要發動反攻，實在是一件最大冒險的事。總統是聰明的人，儘管口裡高唱「自力更生」、「獨力反攻」，實際他自然另有想法。這一連串關於反攻的變化轉折，賴名湯日記都不斷的關注其發展。

1966年中國大陸文革爆發，似乎反攻的時機又將來臨，蔣中正與蔣經國研議反攻，但賴名湯在日記中也寫了他的顧慮，說：「雖然大陸在亂，但似乎對我們沒有關係，因為他們只是爭權，不是反共，更不歡迎我們回去。如何能造成我們和反毛或反劉、周的一部分勢力相結合，是最值得研究的，也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回大陸。」不希望因為冒然反攻，反而引發其團結防禦，而再度錯失良機。

反攻發動的可能性似乎愈來愈小，兩岸情勢對臺愈來愈不利，在日記中，賴名湯感受到蔣中正內心其實「很明智，所以今年不談反攻，也許他想復國的事要讓經國去承擔了」，他也決心繼續幫助蔣經國進行此項任務。1968年底，對未完成反攻任務他再度表示：「國家如此，國土未復，因此我的責任未了，我總希望反攻大陸時，我能為國家

負起一份重要的責任。」1970年6月27日升任參謀總長，仍宣誓：「但願我將三軍整好，在我的任期內完成反攻大陸的使命。」

綜上所述，兩冊的《賴名湯日記》完整的收錄了賴將軍從1963年至1971年長達九年的日記，充分呈現了他從副參謀總長、聯勤總司令、空軍總司令直至參謀總長之間職務升遷、領導統御、致力改革及效忠國家的熱誠，而能在每一階段中創下許多輝煌的成就與事功，為研究賴將軍勳業與功績的最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再就賴名湯主持下的軍事機關—聯勤總部和空軍總部而言，過去軍事機關或軍事消息都常遭封鎖，而顯得神秘，但藉由本書，顯示早在1963年，賴名湯曾試圖在聯勤推動原子能發展，惜無疾而終；他又推動建新案、自製軍車案、自製步機槍等案，都為聯勤開創新局。日記亦顯示他主持空軍總司令部時，因為飛機失事意外頻傳，而為飛安問

題卯足全力的改革；為年度親校或外賓來的飛行特技表演，付出了不少的心力；又為推動航空工業，提出自製飛機構想，而有與美國合作生產直升機案；巡視各聯隊，尤其重視U-2的偵照情況等等，都提供了有助於軍事機關研究的重要史料。

另外，由於始終關注蔣中正何時發動反攻大陸，本身且曾參與國光作業室的成立，又是軍事高級將領的賴名湯，可能直接接到作戰準備的指示，也較能直接觀察或感受到反攻的氛圍，提供的反攻大陸史料值得重視。筆者爬梳本書，發現賴名湯觀察可能的反攻時間為1963年11月蔣經國訪美前後、越戰戰事擴大與中共核子試爆成功後至1965年7月底以前，以及趁中共文化大革命混亂後的1967年初。似可與現藏哈佛大學的「蔣中正日記」作一對照，對於1960至1970年代的反攻大陸政策研究，將會得到更清晰的圖像。